

《沧海使命》

一部海洋军事文学力作

王雁翎

编者按

军旅作家张琪利多年来创作收获颇丰,曾有2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和电视剧本问世,《沧海使命》是作者近期发表的又一部35万字力作。作品发表之后,立刻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海南省作家协会和海南日报副刊部为此联合举办了《沧海使命》的研讨会。到会的学者、专家、作家、评论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正像董

祥起先生为这本书的序里所说的,张琪利所著的《沧海使命》,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海警部队生活和工作全貌的长篇小说。这应该是海南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重要的收获,而且作品出版之际,恰逢新中国六十周年国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海南文学对我们祖国这个伟大节日敬献的一份厚礼。

这期的椰风副刊发表的几篇评论文章,便是与会者对《沧海使命》的各个不同层面的评价,相信读者可以从中得益不少。我们认为,文学的收获,是和各行各业的收获一样重要的,它应该成为国际旅游岛建设中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也应该是国际旅游岛花团锦簇中的艳丽夺目的一朵奇葩。

一曲震撼人心的主旋律

董祥起

《沧海使命》是一曲震撼人心的主旋律。在当下文学领域主旋律已不被人津津乐道的时候,读到了张琪利所著的《沧海使命》,别有一番感慨,实是一大幸事。欣然命笔,书此为序。张琪利的名字,在文学界并不陌生。从小说、诗歌到散文、电视剧本,他几乎无不涉猎。而且不涉则已,涉则成功。当年我曾负责为他编辑政论文集《做人》一书,曾一版再版,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此,许多人认为他一定是个很专业的作家,要不哪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搞创作?其实错了。他是个在在职的边防武警干部,而且是个相当一级的军事领导。军事干部涉猎文学,本属凤毛麟角。可张琪利在其将近40年的戎马生涯中,对文学的探索从未间断过。他那200多万字的巨著,都是他在指挥千军万马、转战南北的繁忙中,利用业余时间,一字一句抠出来的。

记得毛泽东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熟悉张琪利的同志都知道,在张琪利同志的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忠于职守、锐意进取、孜孜不倦、奋发向上的闯劲。几十年来,无论是在山东省边防总队的领导岗位上,还是在担任海南省边防总队总队长期间,走到哪里,他都是虎虎生风、朝气蓬勃、卓有建树,是深受干部战士欢迎的好领导。我曾两次采访张琪利,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他担任山东省烟台边防支队队长的时候,我走遍了他下属的50多个边防派出所,走到哪里,哪里都是一片赞扬声。基层干部战士对他发自内心的钦佩和尊敬,溢于言表,以至于在他调离烟台时,从机关到边防基层一线的官兵都依依不舍。第二次是他在海南边防部队任职期间,我同战友刘灿校再次去采访海南边防部队的风貌。在那里,再次感受到了张琪利人格的魅力和工作的魄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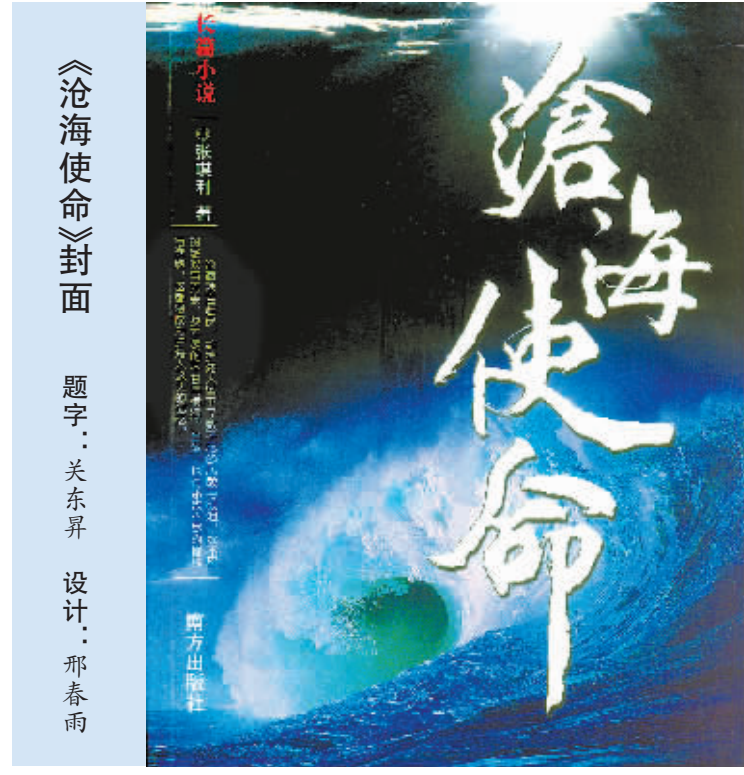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小说靠情节抓人,情节靠人物形象感人。一部成功的作品必然有其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深深印进读者的脑际,唯有如此,小说才有其永恒的生命力。比如,说起《林海雪原》,我们头脑中就会出现杨子荣的形象;说起《青春之歌》,就想起了林道静。可见,典型人物就是一部小说的灵魂。没有灵魂的作品只能是短命的垃圾。《沧海使命》读后令人印象深刻,掩卷长思,久久难以释怀。这种令人回味无穷的魅力,其因就是小说主线清晰,人物个性鲜明,情节跌宕起伏,情、理交融。在《沧海使命》中,一群血气方刚、赤胆忠心的

英雄海警跃然纸上,尤其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海警某部总队长郭明和支队长李船生,大队长徐志丹等人,像一株株参天大树,傲然屹立在读者的眼前。郭明高屋建瓴、胸怀博大,精通文韬武略,既能对上负责,又能对下真诚,颇具大将风度。李船生、徐志丹等人个个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他们十几岁就投身海警,从一个毛头小伙,成长为指挥百帆千军的指挥官,他们精通业务,智勇双全,机警果敢,用他们的勇敢和智慧,带领部队保卫着祖国的海洋权益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舍死忘生,舍小家顾大家,义无反顾,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赫赫功勋。但就是这样的好干部,却遭受了一些小人的算计,最后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部队。顺着这些英雄们的风雨历程,我们看到了错综复杂的情感激战,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是非小人的刻毒阴谋,英雄忍辱负重的坦荡胸怀,海上斗智斗勇的烽火鏖战,出人意料的情感结局。既有激情,也有叹息。

小说的引人之处,还在于作者以近乎写实的笔触,来描写海警官兵真实的生活。他们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苦难也有欢乐,有成功也有失利。他们既要同海盗和不法分子斗,还要时刻提防自己内部一些不怀好意的小人。小说中刻画了两个胸怀狭窄、假公济私的干部,给以深刻的印象。这种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他们大都心术阴暗、才庸志短,却富有钻营官场的本领。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与那些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干事创业的人格格不入,又能混迹官场,兴风作浪。作者对这类人物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大快人心。

美术界素有“画龙点睛”之说,意即在关键处描上几笔,即可达到生龙活现之效果。此说法如果用在文学创作上,同样会不逊色于它。细读《沧海使命》,每至关键处,作者总善于用几句话点明实质,使其内容更加生动有力。翻开《沧海使命》,你会有一种新颖的感觉;作者巧妙地运用了画龙点睛的笔法,在书中恰到好处地描点相议,在每一关键章节之间,引经据典,议论风生。有人不惜整段整段地引用历史典故或名人格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使人读后在不知不觉中,从历史走向今天,又从今天去回顾历史。小说引用了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透彻阐述,犀利的反衬对比,无情地抽丝剥茧,读后令人有大彻大悟之感觉。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如果有缘,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来读一读这部小说,看一位军事指挥官的文采,看他的心灵,你会受益匪浅。(作者为原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少将)



《沧海使命》封面

题字:关东昇 设计:邢春雨

以前读过张琪利的长篇小说《沧海使命》,印象很深。此次拜读了他的新作《沧海使命》,感觉作者的写作技巧又有了新的变化。譬如在小说的第25章、26章、27章、28章花了很大的篇幅谈北洋水师及甲午海战,对其中的得与失分析得头头是道。初读时觉得离题有些远,偏离了小说的叙事主题。但整篇小说看起来,才知道作者的深意。《沧海使命》并非讲述一个通俗的海警英雄的传奇故事,而是塑造出一位活生生的人物,寄托作者的良苦用心。《沧

海使命》让我想起以前读过的军旅老作家黎汝清的小说《皖南事变》,也是夹叙夹议,作者站在一个思想的高度上反思历史。而张琪利则是站在另一种高度上,借主人公李船生表达了自已对海防问题的关切与思考。为了更好地把李船生的形象写出来,作者甚至不惜损害小说的故事性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在小说里长篇大论探讨历史上的往事,使小说具有了历史的沉重感与哲理的深度。同时,对部队里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了素描,像小说里的吕会宾、林政。这样的人物依然生活在很多地方,以整人为乐,不干事。《沧海使命》,确实如小说的名字一样,弥漫着一种使命感,体现了军人的本色。人是在使用武器而不是武器使用人。主人公李船生所他的有血有肉,还在于作者不掩饰他的毛病及短处。譬如李船生对下属几次骂过“滚”。另一位主

人公郭明对李船生关于救助某国渔民时的犹豫,开口也是一句“混账”。骂人不对,但如此写法,彰显了人物并非完美无瑕,而是性情中人,有血有肉。其实小说有多种的写法,讲故事是一种写法,像先锋小说通篇梦话(譬如孙甘露的小说)也是一种。《沧海使命》也是一种。既有故事的推动,同时还有作者的议论,两者结合得比较好。《沧海使命》做到了这一点,使这部作品区别于那些讲述传奇的军旅小说,而是散发着哲理与人性的光芒。

海水打湿了铁船兵戈

我作为张琪利新近面市的盛满海警生活的长篇小说《沧海使命》的读者,看当下宏大叙事的长篇小说的失败经历,使我条件反射地担心,由于过度的主题化或者叙事的庸常和变形,新英雄主义会不会有任何期待地降落在这部小说主人公李船生的身上,因为这样的叙事习惯和气候在小说界已经由来已久。然而,小说读过,借一句一万人以上说过的话是,我的担心多余了。小说给我的印象是,它里面的生活,没有模仿小说;它里面的海水,是一片腾动的热带的狼烟海水。

在地球上,海洋占去了百分之七十二的表面,它每天变幻的性格和脸谱,叫人类望洋兴叹,人类几乎改变命运的重大事件,不是翻江,便是倒海,因此就有一些人和事件与大海发生了关系,大海成了这些人生活的演绎现场,他们的故事吹过了咸腥味的风,惊涛骇浪还打湿了他们的羽扇纶巾和铁船兵戈。张琪利叙事中的这片沧海,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就在我们身边,但我能肯定,它一定以多种姿态扑腾在我们的视域内,它浓郁的热带海气息和激昂一样的海警生活气息,漾满我们的鼻孔,它的时代和现实情境下的铁船兵戈,晃动着我们的眼前。我不否定我读这部小说的偏爱,也许我放过了叙事手段和小说元素的协调性,使我只顾故事的节奏而疏忽了人物之间的性格关系,但我要的就是这种活生生的细节和气息,要的就是一个或多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走动或站立而形成的真正的典型,我们曾经离开喜爱而终身难忘的典型太远太久。驾驶巡逻舰驰骋在浪涛中的海警支队长李船生,昼夜不眠指挥战斗和心系官兵的总队长郭明,李船生的爱人唐玉莲,还有人物谱里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故事在他们身上链接和展开,以大海、台风、恶浪、走私船、武装海盗、遇险渔船、肇事逃逸的外国货轮、闯入勘探区的某国舰艇、军事情感、兵营等叙事元件,构筑了一片海上复杂壮阔的演兵场,透视了一方

使命与命运

晓剑

没想到张琪利这么快就又推出一部鸿篇巨制,洋洋洒洒35万字。没想到他这部《沧海使命》如同《沧海利剑》一样,再一次打动了我的心。而和上一次打动我的原因几乎相同,是他深深的,注定永远也解不开、斩不断、烧不毁、淹不没的南海情结,我理解,也感觉,这是一种把全部的爱和所有的恨都凝聚在心底的情感,这是一种用全部思想和所有的人生打造出来的灵魂。

这情结导致了他一如既往的激情创作,先将其化为利剑,在南中国海上,扬眉剑出鞘,而后直接祭为使命,一个共和国海警活在世上就无法卸掉的责任和义务。海上治安,准确地说,共和国南海的安全是这部小说主人公也是小说创作者的唯一使命,不管是郭明(《沧海使命》中海警总队长)、李船生(《沧海使命》中海警支队长),还是张琪利本人,都自认为是为这使命而生,为这使命而死,为这使命而爱,为这使命而恨,若是剥夺了这使命,他们会惶惶不可终日,会觉得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使命是什么,是驱使一个人行动的命令!谁驱使?驱使谁?答案可能有千万个,但对于郭明、李船生、张琪利们来说,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祖国、人民、历史在驱使他们赴汤蹈火、踏平南海万顷浪!厚厚的书中,几乎没有一个情节和细节不是围绕着上述使命在描写,在刻划,无论是大喜或大悲,无论是大爱或大恨,最终都是因使命二字而生发,而爆发,而延伸,而延续,在并非虚拟的时空中,使命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汇聚成他们又一个生命,产生着一次又一次轮回。

但因着一次使命感而主动出击,命运终结了书中主人公的使命。使命中是否还包含着对命运的驱使?也就是说,使命的命运不是因使命而死,为这使命而爱,为这使命而恨,若是剥夺了这使命,他们会惶惶不可终日,会觉得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使命是什么,是驱使一个人行动的命令!谁驱使?驱使谁?答案可能有千万个,但对于郭明、李船生、张琪利们来说,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祖国、人民、历史在驱使他们赴汤蹈火、踏平南海万顷浪!厚厚的书中,几乎没有一个情节和细节不是围绕着上述使命在描写,在刻划,无论是大喜或大悲,无论是大爱或大恨,最终都是因使命二字而生发,而爆发,而延伸,而延续,在并非虚拟的时空中,使命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汇聚成他们又一个生命,产生着一次又一次轮回。但因着一次使命感而主动出击,命运终结了书中主人公的使命。使命中是否还包含着对命运的驱使?也就是说,使命的命运不是

仅仅是命令,有可能是命运?郭明不服,李船生不服,张琪利更不服!他们要共同用使命来对抗命运,他们坚信,使命对于他们,只能是祖国、人民、历史在命令!他们的命运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完成使命,其他任何人为因素设置的障碍,都是他们心目中的罪恶!

假如说,他们也承认使命中有命运成分的话,那这命运也是祖国、人民和历史的,为了祖国、人民和历史的命运,他们更要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地承担使命!

因此,张琪利在《沧海使命》的最后,如同大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一样,在最后章节进行了长篇议论,这议论的核心是对屈原传统评价的颠覆!

他认为,屈原不是英雄,《离骚》的怨恨、愤及文采,可以将其定位于伟大的爱国诗人,但绝不能称之为英雄,因为屈原是自杀的,而自杀是无能、起码是无奈的表现。英雄应该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口气,与其选择自行了断自己的生命,何不轰轰烈烈地战死沙场?只会愤恨难平,只会怨天尤人,只会怨声载道,绝不是真正的强者。

作品似乎是悲剧一场,也许,追逐使命也改变不了个人的命运,但命运不能阻碍,也不能替代使命的完成。郭明、李船生、张琪利们永远属于使命,永远属于南海!

没有模仿小说的生活

——读张琪利的《沧海使命》

王卓森

索和感慨交融的生活场,在这里,我没有本顿也没有必要复述以上故事,我历来敬重讲故事的第一人,我愿意听他讲,换句话说,我愿意做这个故事的读者,比如主人公李船生的故事,我读完后,沉着地说:“我知道并记住了他,一个充满传奇的海警,一个忠诚的勇士,一个热爱大海和生活的男人。”小说的作者张琪利,才是这一整个沧海故事的见证者和讲述者,比现实还生动的小说语言,是故事中的沧海和横流,是沧海上铁船和兵戈,虽然从技术来说,沧海和使命是两个没有必然联系的概念,但凭借跃然纸上的生活本身以及明显有顿挫感的叙事张力,这两个概念被作者事实地粘合了,况且弥漫在小说中的那一股海水的气味,已经浑然地瓦解了这个判断。

叙事回归了生活和呼吸

张琪利的海洋叙事看起来是可靠的,从宏大多变的场面和人物精髓细刻来看,从作者个人的体验和背景来看,有某种生涯式的文字行迹,只是作者让小说担负起了这一整个沧海般的漫漫演示,但如果仅仅是这片海牵引拉开了作者的目光,仅仅是叠加的横流生活撞开了作者的心灵,是远远不够的,显然地,张琪利启动了小说的能量和技巧,用自己的策略和方式进行完整的叙事。从小说的氛围看,张琪利的叙事不属于经典的风格,不是散文和大仲马华彩的倒影,更没有哈特的过分紧凑,而是线性的推行和起伏的舒展,是热带海洋气候一样的突变和波动,关于这一点,我更愿意把这部小说当作现实的某种情境下的长篇叙事,也感受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在当下,长篇小说普遍缺乏时代和现实情境,虚拟空间和凌乱叙事的变为勾结,现实的伪生活流的无度泛滥,正在把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推向巨大而虚浮的阅读卖场,小说在模仿生活,大量小说作者在恶化写方市场和读者的审美情趣,远离生活的叙事,把小说制造成了平庸牌风油精,企图人居家旅行必备。可贵的是,张琪利这部长篇没有模仿小说地去写,而是让指向向现实和现场的叙事

重新回到海水一样紧张、浮荡而激荡的生活中来,回到呼吸中来,让可以触摸的真诚与陌生的海警生活互相观照。其实,在海洋地理的语境下,读者不需要确定真实的现场,现场已经退回作者的观察力里,作者用吸引我们的生活锐角和叙事力,小说式地还原了一片壮阔而暗流汹涌的热带海洋,而没有极度地去表现虚构的功夫和漂浮不定的小说要素,自始至终的“再现性”,使小说忠实于读者,同时也使读者忠实于小说。

剧情化加剧了阅读效果

作为一部新时期海警题材的长篇小说,《沧海使命》在大叙事之下,并没有完全刻意踏上主旋律的路径,在对它往后退而审美的时候,小说依然没有因为远距离有虚幻感。看得出,小说是在文学模式的干预下完成整个展示与提炼、描写与刻画的,它设置了一片具有现实和生活参照的热带海水,把人物的活动和矛盾归结在这片海上,依靠故事自己成为故事的导演,作者只作为一个见证者,主叙述和辅叙述交叉并进,显现现场和潜现场次浮沉,故事链中隐蔽冲突的因子,因此获得了剧情化的品质和魅力。剧情化,在小说元素和小说叙事的运行中,往往吃力不讨好,小说要捕获剧情化的效果又要保持文学的深沉和冷静,对作者无疑是一个宿命式的挑战,张琪利的实践使他的这部小说叙事节点更加跌宕,气势更加流动,同时,剧情化也加剧了小说的阅读效果。如果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我相信是十分便于下手的。小说场面真实感人,船艇摇摆,大浪滔天,人物与人物之间,没有模糊不清的脸谱,对话设计准确,心理活动呼之欲出,环境烘托强烈,每一个人物的出场和进退,都切换着鲜明的性格,投射着冲突的影子,矛盾随着人物如影随形,总是在人物转身向故事的下一个路口走去时露出真容,一切已经暗合和预示着剧情化的悬念之美。悬念,当然不是这部小说写小说、生活写生活的长篇小说唯一的出路。

讲述海警反思历史

——读《沧海使命》

朴素

海使命》让我想起以前读过的军旅老作家黎汝清的小说《皖南事变》,也是夹叙夹议,作者站在一个思想的高度上反思历史。而张琪利则是站在另一种高度上,借主人公李船生表达了自已对海防问题的关切与思考。为了更好地把李船生的形象写出来,作者甚至不惜损害小说的故事性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在小说里长篇大论探讨历史上的往事,使小说具有了历史的沉重感与哲理的深度。同时,对部队里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了素描,像小说里的吕会宾、林政。这样的人物依然生活在很多地方,以整人为乐,不干事。《沧海使命》,确实如小说的名字一样,弥漫着一种使命感,体现了军人的本色。人是在使用武器而不是武器使用人。主人公李船生所他的有血有肉,还在于作者不掩饰他的毛病及短处。譬如李船生对下属几次骂过“滚”。另一位主